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太平廣記卷三百九十至九十六

詳校官中書臣潘有為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修撰臣吳錫齡

謄錄監生臣沈毓鳳

太平廣記卷三百九十　　宋　李昉等　編

塚墓二

奴官冢　　盧渙　　趙冬曦

丁永興　　嚴安之　　女媧墓

李邈　　賈耽　　張式

樊澤　　齊景公墓　　郭誼

壽安土棺　　李思恭　　武瑜

曹王墓　韓建　海陵夏氏

廬陵彭氏　武夷山　林贊堯

張匡紹軍卒　馬黄谷冡　秦進崇

和文

奴官冡

鄮縣有後漢奴官冡初村人田於其側每至秋穫近冡地多失穟不稔積數歲已苦之後恒伎往伺之見四大鵞從冡中出食禾逐即入去村人素聞奴官冡有寶乃

相結開之初入埏前見有鐵鷰鼓翅擊人賊以棒反擊之皆不復動乃銅鷰也稍稍入外廳得寶劒二枚其他器物不可識者甚衆次至大藏水深有紫衣人當門立與賊相擊賊等羣爭往擊次其人衝賊走出縣大呌云賊刼吾墓門主者曰君墓安在荅曰正奴官冢是也縣令使里長逐賊至皆擒之開元末明州刺史進三十餘事

出廣異記

盧涣

黄門侍郎盧渙爲明州刺史屬邑翁山縣溪谷迴無人嘗有盜發墓云初行見車轍中有花塼因揭之知是古冢乃結十人縣投狀請路旁居止縣許之遂種麻令外人無所見即悉力發掘入其隧路漸至壙中有三石門皆以鐵封之其盜先能誦呪因齋戒近之至日兩門開每門中各有銅人銅馬數百執持干戈其制精巧盜又齋三日中門半開有黄衣人出曰漢征南將軍劉忘名使來相聞某生有征伐大勲及死勅令護葬又鑄銅人馬

等以象存日儀衛奉討来此必要財貨所居之室實無他物且官葬不瘞寶貨何必若以神呪相侵若更不已當不免兩損言訖復入門合如初又誦呪數日不已門開一青衣又出傳語盜不聽兩扇欻闢大水漂蕩盜皆溺死一盜能泅而出自縛詣官具說本末遣令復視其墓中門内有一石牀骷髏枕之水漂已半垂於牀下因却為封兩門室隧路矣出元怪録

趙冬曦

華隂太守趙冬曦先人壟在鼓城縣天寶初將合祔焉啓其父墓而樹根滋蔓圍繞父棺懸之於空遂不敢發以母柩置於其旁封墓而返宣城太守刁緬改葬二親緬亦納母棺於其側封焉後門緒昌盛也冬曦兄弟七人皆秀才有名當世四人至二千石緬三為將軍門施長戟開元二十年萬年有人父殁後家漸富遂葬父櫬亦為縈繞不可解其人遂刀斷之根皆流血遂以葬既而家道稍衰死亡俱盡出記聞

丁永興

高唐縣南有鮮卑城舊傳鮮卑聘燕享於此城旁有盜跖冢冢極高大賊盜嘗私祈焉齊天保初縣令丁永興有羣盜刼其部内興乃密令人冢傍伺之果有祀者乃執詣縣按殺之自後祀者頗絶皇覽言盜跖冢在河東按盜跖死於東陵此地古名東平陵疑此近之出酉陽雜俎

嚴安之

天寳初嚴安之為萬年縣捕賊官亭午有中使黄衣乘

馬自門馳入宣勅曰城南十里某公主墓見被賊劫宣使往捕之不得漏失安之即領所由并器杖往掩捕見六七人方穴地道纔及埏路一時擒獲安之令求中使不得因思之曰賊方開冢天子何以知之至縣乃盡名賊訊其事賊曰纔開墓即覺有異自知必敗至第一門有明器勅使數人黄衣騎馬内一人揖鞭狀如走勢幞頭脚亦如風吹直竪眉目已来悉皆飛動某即知必敗也安之即思前勅使狀貌兩明器勅使耳出逸史

女媧墓

潼關口河潭上有樹數株雖水暴漲亦不漂沒時人號為女媧墓唐天寶十三年五月内因大風吹失所在乾元二年六月虢州刺史王晉光上言今月一日河上側近忽聞風雷曉見墳踊出上有雙柳樹下巨石柳各高丈餘出唐歷

李邈

劉晏判官李邈莊在高陵莊客欠租課積五六年邈因

罷歸莊方將責之見倉庫盈羨輸尚未畢邀怪問悉曰某久為盜近開一古冢冢西去莊十里極高大入松林二百步方至墓墓側有碑斷倒草中字磨滅不可讀初旁掘數十丈遇一石門錮以鐵汁累日洋糞沃之方開開時箭出如雨射殺數人衆懼欲出某審無他必設機耳乃令投石其中每投箭輒出投十餘石箭不復發因列炬而入至開重門有木人數十張目運劍又傷數人衆以棒擊之兵仗悉落四壁各畫兵衛之像南壁有大

漆棺懸以鐵索其下金玉珠璣堆積衆懼未即掠之棺兩角忽颼颼風起有沙撲人而須臾風甚沙出如注遂殁至髁衆驚恐退走比出門已塞矣一人復為沙埋死乃同酹地謝之誓不發冢水經言越王向踐都瑯琊欲移允常冢冢中生風飛沙射人人不得近遂止按漢舊儀將作營陵地内方丈外設伏弩伏火弓矢與沙蓋古製有此機也出酉陽雜爼

賈耽

賈耽在滑州境內天旱耽名大將二人謂曰今歲荒煩君二人救民也皆言苟利軍州死不足辭耽笑曰君可辱為健步明日當有兩騎衣慘緋所乘馬蕃步鬛長經市出城可隨之識其所滅處則吾事諧矣二將乃褁糧衣皁衣尋之果有二緋衣經市至野行二百餘里暎大冢而滅遂褁石表之信宿而返耽大喜發數百人具畚鍤與二將偕往發冢得陳粟數十萬斛人竟莫之測出酉陽雜俎

張式

張式幼孤奉遺命葬於洛京時周士龍識地形稱郭璞青烏之流也式與同之外野歷覽三日而無獲夜宿村舍時冬寒室内惟一榻式則籍地士龍據榻以憩士龍夜久不寐式無衣擁爐而寢欻然驚魘曰親家士龍遽呼之式固不自知久而復寐又驚魘曰親家士龍又呼之式亦自不知所謂及曉又與士龍同行出村之南南有土山士龍駐馬遥望曰氣勢殊佳則與式步履久之

南有村夫伐木遠見士龍相地則荷斧遽至曰官等得非擇葬地乎此地乃某之親家所有如可則某請導致焉士龍謂式曰疇昔夜夢再驚皆曰親家豈非神明前定之證與遂卜葬焉而式累世清貴出集異記

樊澤

樊澤為襄陽節度有巡官張某者父為邕管經略使葬於鄧州北數十里張兄弟三人忽同時夢其父曰我墓某夜被刼賊將衣物今日入城來停在席帽行汝宜

速往擒之日出後即不得矣張兄弟夜起泣涕相告未明叩州門見澤具白其事立名都虞候令捕之同黨六人并賊帥之妻皆獲澤引入面問之曰汝刼此墓有異耶賊曰某今日之事亦無所隱必是為神理所殛某夫妻業刼冢已十餘年每刼夫妻攜酒爇火諸徒黨即開墓至棺蓋某夫妻與其亡人遞為斟酌某自飲一盞曰客欲一盞即以酒瀝於亡人口中云主人飲一盞又妻飲一盞遍便云酒錢何處出其妻應云酒錢主人出遂

取衣物寶貨等某昨開此墓見棺中人紫衣玉帶其狀如生某依法飲酒及瀝酒云至主人一盞言訖亡人笑某等驚甚便扶起唯枯骨耳遂解腰帶亡人呼曰緩之我腰痛某輩皆驚懼遂馳出自此神魂惝怳即知必敗悉殺之數日鄧州方上其事出逸史

齊景公墓

貝邱縣東北齊景公墓近世有人開之下入三丈石函中得一鵞鵞迴轉翅以撥石復下入一丈便有青氣上

騰望之如陶烟飛鳥過之輙墮死遂不敢入出酉陽雜俎

郭誼

潞州軍校郭誼先爲邯鄲郡牧使因兄亡遂入鄆州舉其先同塋於磁州滏陽縣接山上中多石有力者卒共鑿石爲穴誼之所卜亦鑿焉即日倍加忽透一穴穴中有石長可四尺形如守宫支體首尾畢具役者誤斷焉誼惡之將别卜地白於劉從諫從諫不許因葬焉後月餘誼陷於厠幾死骨肉奴婢相繼死者二十餘口自是

嘗恐悸寤寐不安因表請罷職從諫以都押衙焦長楚之務與誼對換及劉積阻兵誼為其魁軍破梟首其家無少長悉投死井中鹽州從事鄭賔于言石守官見在磁州官庫中出酉陽雜俎

壽安土棺

壽安之南有土峯甚峻乾寧初因雨而圮半壁銜土棺棺下有木横亘之木見風成塵而土形尚固邑令滌之泥汨於水粉膩而蠟黄剖其腹依稀骸骨因徴近代無

以土為周身之器者戴記云夏后氏堲周蓋其時也出唐闕史

李思恭

乾寧三年丙辰蜀州刺史節度參謀李思恭埋弟於成都錦浦里北門內西迴第一宅西與李冰祠鄰距宅之北地形漸高岡走西南與祠相接於其堂北鑿池五六尺得大冢甎甓甚固於甎外得金錢數十枚各重十七八銖徑寸七八分圓而無孔去緣二分有隱起規規內

面各有書二十一字其緣甚薄有刃焉督役者馳其二以白思恭命使者入青城雲溪山居以示道士杜光庭云此錢得有石餘思恭命并金錢復瘞之但不知誰氏之墓也其地壯百步所有石筍知石筍即此墓之闕矣自此甚靈人不敢犯其後蜀主改置祠堂享之出廣異記

武瑜

安州城東二十餘里有大墓羣盜發之數日乃開得金釵百餘枚合重百斤有石座雜寶古腰帶陳列甚多取

其一帶隨手有水湧俄頃滿墓所開之處尋自閉塞盜以二釵子獻刺史武瑜夜夢一人古服侍從極多來謂云南蠻武相公也為羣盜壞我居處以君宗姓願為修之盜當發狂相次皆卒出錄異記

曹王墓

永平乙亥歲有說開封人發曹王皋墓取其石人羊馬磚石之屬見其棺宛然而隨手灰滅無復形骨但有金器數事棺前有鑄銀盆廣三尺滿盆貯水中坐玉嬰兒

高三尺水無減耗則泓師所云墓中貯玉則草木温潤貯金多則草木焦枯曹王自貞元之後歴二百歳矣盆水不減玉之潤也出錄異記

韓建

韓建喪母卜葬地有術士云秖有一穴可致大錢而不久即散若華州境内莫加於此也建乃於此葬母明年大駕來幸四海之人罔不臻湊建乃廣收商税二載之後有錢九百萬貫復三年為朱梁所有出中韓故事

海陵夏氏

戊戌歲城海陵縣為郡侵人冢墓有市儈夏氏其先嘗為鹽商墓在城西夏改葬其祖百一十年矣開棺惟有白骨而衣服器物皆儼然如新無所損汚有紅錦被文彩尤異夏方貧皆取賣之人競以善價買云其餘冢雖歷年未久而皆腐敗矣出稽神錄

廬陵彭氏

廬陵人彭氏葬其父有術士為卜地曰葬此當世為藩

牧郡守彭從之又掘坎術士曰深無過九尺久之術士暫憩他所役者遂掘丈餘歘有白鶴自地出飛入雲中術士歎恨而去今彭氏子孫有為縣令者出稽神錄

武夷山

建州武夷山或風雨之夕聞人馬簫管之聲及明則有棺椁在懸崖之上中有脛骨一節土人謂之仙人換骨函近代有人深入絶壑俯見一函其上題云潤州朝京門内染師張某第三女好事者記之後至潤州果得張

氏之居云第三女未嫁而卒已數歲因發其墓則空棺矣出稽神録

林贇堯

丙午歲漳州裨將林贇堯殺監軍中使據郡及保山巖以爲營掘地得一古冢棺槨皆腐中有一女子衣服容貌皆如生舉體猶有暖氣軍士取其金銀釵鐶而棄其屍又發一冢開棺見一人披髮覆面蹲於棺中軍士駭懼致死者數人贇堯竟伏誅出稽神録

張匡紹軍卒

丙午歳江南之師圍留安軍政不肅軍士發掘冢墓以取財物諸將莫禁監軍使張匡紹所將卒二人發城南一冢得一栁實柸以獻匡紹因曰某發此墓開棺見緑衣人面如生懼不敢犯墓中無他珍唯得此柸耳既還營而緑衣人已坐某房矣一日數見意甚惡之居一二日二卒皆戰死出稽神録

馬黄谷冢

安州城南馬黄谷冢左有大冢棺椁已腐唯一髑髏長三尺陳人左鵬親見之馬出稽神録

秦進崇

周顯德乙夘歲僞連水軍使秦進崇修城發一古冢棺椁皆腐得古錢破銅鏡數枚復得一鉼中更有一鉼黄質黑文成隷字云一雙青鳥子飛来五兩頭借問船輕重寄信到揚州其明年周師伐吴進崇死之出稽神録

和文

蜀人王昭遠戊午歲為廵邊制置使及文州遇軍人喧聚問之言舊冢内有尸不壞或以磚石投之其聲鏗然昭遠往見其形質儼然如新逝者冢中得石版云有唐故文州馬步都虞候和文年五十八大中五年辛未五月五日卒葬於此昭遠致祭復令掩閉之於墓側刻石以銘之出野人閑話

太平廣記卷三百九十

太平廣記卷三百九十一　　宋　李昉等　編

銘記一

李斯　　夏侯嬰　　張恩

高流之　　高顯洛　　謝靈運

王果　　豐都冢　　樊欽賁

姜師度　　鄔載　　鄭欽悦

李斯

周末有發冢得方玉石上刻文八十字當時莫識遂藏書府至秦時李斯識八字云上天作命皇辟迭王至漢時叔孫通識二字出述異記

夏侯嬰

漢夏侯嬰以功封滕公及死將葬未及墓引車馬跼地不前使人掘之得一石室室中有銘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遂改卜焉出獨異記

張恩

後魏天賜中河東人張恩盜發湯冢得志云我死後二千年困於恩恩得古鐘磬皆投於河此又別見聖賢冢記出史系

高流之

後魏高流之為徐州刺史決滹沱河水繞城破一古墓得銘曰吾死後三百年背底生流泉賴逢高流之遷吾上高原流之為造棺椁衣物取其柩而改葬焉出朝野僉載

高顯洛

洛陽大統寺南有三公令史高顯洛宅洛每於夜見赤光行於堂前如此者非一向光所掘地丈餘得黄金百斤銘云蘇秦家金得者為吾造功德洛遂造招福寺世又謂此地蘇秦舊時宅當時元義秉政聞其得金就洛索之以二十斤與之案蘇秦時未有佛法功德者不必起寺或是碑銘之類頌聲績也出洛陽伽藍記

謝靈運

宗浦陽江有琵琶圻圻有古冢墮水甓有隱起字云筮

吉龜凶八百年落江中謝靈運取鼉詣京咸傳視焉乃驗龜繇古冢已八百年矣出水經

王果

唐左衛將軍王果被責出為雅州刺史於江中泊船仰見巖腹中有一棺臨空半出乃緣崖而觀之得銘曰欲墮不墮逢王果五百年中重收我果喟然歎曰吾今葬此人被責雅州固其命也乃收窆而去

豐都冢

東都豐都市在長壽寺之東北初築市垣掘得古冢土藏無磚甓棺木陳朽觸之便散屍上著平上幘朱衣得銘云筮道居胡𪚥言近市五百年間於斯見矣當時達者叅驗是魏黄初二年所葬也出朝野僉載兩京記

樊欽賁

寇天師謙之後魏時得道者也常刻石為記藏於嵩山上元初有洛川鄔城縣民因採藥於山得之以獻縣令樊文言於州州以上聞高宗皇帝詔藏於内府其銘記

文甚多奥不可解略曰木子當天下又曰止戈龍又曰
李代代不可移宗又曰中鼎顯真容又曰基千萬歲所
謂木子當天下者蓋言唐氏受命也止戈龍者言天后
臨朝也止戈為武武天后氏也李代代不移宗者謂中
宗中興再新天地中鼎顯真容者實真宗之廟諱真為
睿聖之徽謚得不信乎基千萬歲者基玄宗名也千萬
歲蓋歷數久長也後中宗御歷樊文男欽賁以石記本
上獻上命編於國史出宣室志

姜師度

衛先生大經解梁人以文學聞不狎俗常閉門絶人事生而敏悟周知天文歴象窮冥索玄後以壽終墓於解梁之野開元中天水姜師度奉詔鑿無鹹河以漑鹽田剗室廬潰邱墓甚多解梁人皆病之既至衛先生墓前發其地得一石刻字為銘蓋先生之詞也曰姜師度更移向南三五步工人得之以狀言之於師度師度異其事歎咏久之顧謂僚吏曰衛先生真奇士也即命工人

遷其河遠先生之墓數十步出宣室志

鄔載

開元中江南大水溺而死者數千郡以狀聞玄宗詔侍御史鄔君載往巡視之載至江南忽見道旁有古墓水潰其穴公念之命遷其骸於高原上既發墓得一石鑿而成文蓋誌其墓也誌後有銘二十言乃卜地者之詞詞曰爾後一千年此地化為泉賴逢鄔侍御移我向高原載覽而異之因校其年果千歲矣出宣室志

鄭欽悅

天寶中有商洛隱者任昇之嘗貽右補闕鄭欽悅書曰昇之白頃退居商洛入關披陳山林獨往交親兩絶意有所問别日垂訪昇之五代祖仕梁為太常初任南陽王帳下於鍾山懸岸圯壙之中得石銘不言姓氏小篆文云龜言土蓍言水甸服黄鍾啓靈趾瘞在三上庚墮遇七中已六千三百浹辰交二九重三四百圯丈雖剥落仍且分明大雨之後纔墮而獲即梁武大同四年數

日過盂蘭大會從駕同泰寺録示史官姚訔幷諸學官
詳議數月無能知者篋笥之内遺文尚在足下學乃天
生而知計捨運籌而會前賢所不及近古所未聞願採
其旨要會其歸趣著之遺簡以成先祖之志深所望焉
樂安任昇之白數日欽悅即復書曰使至忽辱簡翰用
浣襟懷不遺舊情俯見推訪又示以大同古銘前賢未
達僕非遠識安敢輕言良增懷愧也屬在途路無所披
求據鞍運思頗有所得發壙者未知誰氏之子卜宅者

實為絶代之賢蔵往知來有若指掌契終論始不差錙銖隗炤之預識龔使無以過也不說葬者之歲月先識圯時之日辰以圯之日却求初兆事可知矣姚史官亦為當世達識復與諸儒詳之沉吟月餘竟不知其指趣豈止於是哉原卜者之意隱其事微其言當待僕為龔使耳不然何忽見顧訪也謹稽諸歷術測以微詞試一探言庶會微旨當梁武帝大同四年歲次戊午言向服者五百也黄鍾者十一也五百一十一年而圯從大同

四年上求五百一十一年得漢光武帝建武四年戊子歲也三上庚三月上旬之庚也其年三月辛巳朔十日得庚寅是三月初葬於鍾山也七中己乃七月戊午朔十二日得己巳是初圯墻之日是日己巳可知矣浹辰十二也從建武四年三月至大同四年七月總六千三百一十二月每月一交故云六千三百浹辰交也二九為十八重三為六末言四百則六為千十八為萬可知從建武四年三月十日庚寅初葬至大同四年七月十

二日巳巳初𣏌計一十八萬六千四百日故云二九重三四百𣏌也其所言者但說年月日數耳據年則五百一十一會於向服黃鍾言月則六千三百一十二會於六千三百浹辰交論日則一十八萬六千四百會於二二九重三四百𣏌從三上庚至於七中巳據歷計之無所差也所言年歲月日但差一數則不相照會矣原卜者之意當待僕言之吾子之問契使然也從吏巳久藝業荒蕪古人之意復難遠測足下更詢能者時報焉使

還不代鄭欽悅白記貞元中李吉甫任尚書屯田員外郎兼太常博士時宗人巽爲户部郎中於南宫暇日語及近代儒術之士謂吉甫曰故右補闕集賢殿直學士鄭欽悅於術數研精思通玄奥蓋僧一行所不逮以其天闕當世名不甚聞子知之乎吉甫對曰兄何以覈諸巽曰天寶中商洛隱者任昇之自言五代祖仕梁爲太常大同四年於鍾山下獲古銘其文隱祕博求時儒莫曉其旨因緘其銘誡諸子曰我代代子孫以此銘訪於

通人倘有知者吾無所恨至昇之頗耽道博雅聞欽悅之名即告以先祖之意欽悅曰子當錄以示我我試思之昇之書遺其銘會欽悅適奉朝使方授駕於長樂驛得銘而繹之行及滋水凡三十里則釋然悟矣故其書曰據鞍運思頗有所得不亦異乎辛未歲吉甫轉駕部員外郎欽悅子克鈞自京兆府司錄授司門員外郎吉甫數以巽之說質焉雖且符其言然克鈞自云亡其草每想其微言至賾而不獲見吉甫甚惜之壬申歲吉甫

貶明州長史海島之中有隱者姓張氏名玄陽以明易經爲州將所重召置閣下因講周易卜筮之事即以欽悅之書示吉甫吉甫喜得其書扑逾獲寶即編次之仍爲著論曰夫一邱之土無情也遇雨而圮偶然也窮象數者已懸定於十八萬六千四百日之前矧於理亂之運窮達之命聖賢不逢君臣偶合則姜牙得璜而尚父仲尼無鳳而旅人傅說夢達於巖埜子房神授於圮上亦必定之符也然而孔不暇暖其席墨不俟黔其突何

經營如彼孟去齊而接淅賈造湘而投弔又眷戀如此豈大聖大賢猶惑於性命之理歟將涗身存教示人道之不可廢歟余不可得而知之欽悅尋自右補闕歷殿中侍御史為時宰李林甫所惡斥擯於外不顯其身故余敘其所聞係於二篇之後以著蓍筮之神明聰哲之懸解奇偶之有數貽諸好事為後學之奇翫焉時貞元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趙郡李吉甫記出異聞記

太平廣記卷三百九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三百九十二　　宋　李昉等　編

銘記二

韓愈

泉州之南有山焉其山峻起壁立下有潭水深不可測

周十餘畝中有蛟鼉嘗為人患人有誤近或牛馬就而飲者輒為吞食泉人苦之有年矣由是近山居者或挈引妻子徙去他郡以逃其患元和五年一夕聞山南有雷震暴興震數百里若山崩之狀一郡驚懼里人洎牛馬雞犬俱失聲仆地流汗被體屋瓦交擊木樹顛拔自戌及子雷震方息明旦往視之其山摧墮石壁數百仞殆盡俱填其潭水溢流注㴉四野蛟螭之血徧若玄黄而石壁之上有鑿成文字一十九言字勢甚古郡中士

庶無能知者自是居人無復患矣懼者既息遷者亦歸結屋架廬接比其地郡守因之名其地為石銘里蓋因字為銘且識其異也後有客於泉者能傳其字持至東洛時故吏部侍郎韓愈自尚書郎為河南令見而識之其文曰詔赤黑示之鱷魚天公畀殺牛人壬癸神書急急然則詳究其義似上帝責蛟螭之辭令戮其害也其字則蝌蚪篆書故泉人無有識者矣出宣室志

裴度

元和元年秋九月淮西帥吴少誠死子元濟拒命詔隣淮西者以兵四面攻之凡數年不剋十三年召丞相晉國公裴度將而擊焉度既至因命封人深池濠且發其地有得一石者上有雕蟲文字為銘封人持以獻度文曰井底一竿竹竹色深緑緑雞未肥酒未熟障車兒郎且須縮度得之以示從事令辨其義焉咸不能究度方念之俄有一卒自行間躍而賀曰吴元濟逆天子命縱狂兵為反謀頼天子威聖與丞相德合今日逆豎成擒矣

敢賀丞相功度驚訊之對曰封人得石銘是其兆也且
井底一竿竹竹色深綠綠者言吴少誠由行間一卒遂
擁十萬兵為一方帥且喻其榮也雞未肥者言無肉也
夫以肥去肉為已字也酒未熟者言無水也以酒去水
為酉字𨻶車兒郎謂兵革之士也且縮者謂宜退守其
所也推是言之則已酉日當尅也苟未及期則可俟矣
度喜顧左右曰卒辨者也歎而異之是歲冬十月相國
李愬將兵入淮西生得元濟盡諸反者度因挍其日果

已酉馬於是度益奇卒之辨擢為裨將出宣室志

張惟清

黑山之陰有李衛公廟竇歴中張惟清都護單于其從事盧立嘗夢一人頎長黑衣告立曰吾居於衛公廟且久矣子幸遷我於軍城中已而遂去及曉立不諭即入白於惟清曰衛公於國有大勲今廟宇隳残飄濡且甚願新其土木之製惟清喜而可其請先是單于府以惟清有美化狀其政績遣護軍駱忠表聞於上有詔命中

書舍人高公釴文其事刻于碑詒既至而未有碑石惟清方命使採石於雲中郡未還及修衛公廟鏟其西得一石方而長其下有刻出張宇歷然可辨工人持以獻惟清惟清喜曰天賜吾之碑石即召從事視之立且驚且異因起賀而白前夢於是以石為碑刻髙公之文焉

出宣室志

王璠

太和中王璠廡開丹陽因溝其城既鑿深數尺得一石

銘文曰山有石石有玉玉有瑕即休也工人得之具以事告白獻於璠詳其義久而不能解即命僚佐辨之皆無能析其理者數日有一叟請謁璠之吏且密謂曰吾聞王公得石銘令有辨者乎吏曰公方念之其義為何如耶君即能究耶叟曰是不祥也夫山有石石有玉玉有瑕即休也皆敘王公之世也且公之先曰崟崟生礎以文而觀是山有石也礎生璠是石有玉也璠之子曰瑕休是玉有瑕即休休者絶之兆推是而辨其絶緒乎

吏謝之叟言竟而去至太和九年冬璠卒吏其宗果符叟之鮮也（出宣室志）

柳光

太和中有栁光者嘗南遊因行山道會日晚誤入山崦中松引盤曲行數里至一石室雲水環擁清泉交噴室有茵榻若人居者前對霞翠固非人境光因臨流凝佇忽見一缶合於地光即啟之其缶下有泉周不盡尺其水清澂舉巵以飲若甘醴盡十餘巵而已醉甚遂偃於

榻及曉方寤因視石壁有彫刻文字極多遂寫其字置於袖詞曰武之在夘堯王八季我棄其寢我去其扆深深然髙髙然人不吾知又不吾謂由今之後二百餘祀焰焰其光和和其始東方有兔小首元尾經過吾道來至吾里飲吾泉以醉登吾榻而寐刻乎其壁奥乎其義人誰以辨其東平子光先閲閲而異之遂行出徑數十步回望其室盡亡見矣光究之不得有吕生者視而解之未幾告曰吾盡詳矣此乃得道者語也夫唐氏之初建

號武德武之二年其歲已卯則武之在卯其義見矣蓋武德二年也堯王者謂高祖之號神堯曰八季者亦二年也我棄其寢我去其扆者言其去蓋絶去之時乃武德二年也深深然高高然人不吾知又不吾謂者言其隱而人不知也由今之後二百餘祀者言君之來也且唐氏之初今果二百餘矣焰焰其光和和其始者焰焰其光謂歲在丁未也焰者火豈非南方之丙丁之謂乎未亦火之位也和和其始謂今天子建號曰太和其始蓋

元年也東方有兎小首元尾者敘君之名氏東方甲乙木也兎者卯也卯以附木是柳字也小首元尾者是光也經吾道来吾里言君之来也飲吾泉以醉登吾榻而寐言君之止也刻乎其壁奥乎其義誰人以辨其東平子謂其義與而隱獨吾能辨之東平吾之邑也盖又信矣如是而辨果得道者之遺記也出宣室志

李福

洛京北邙太清觀鐘樓唐咸通年中忽然摧塌有屋㰖

一條其中空虛每撑動觸動轉内敲磕有聲人遂相傳
来競觀之道士李威儀不欲聚人乃令破之於其間得
一黑漆板上有陷金之字曰山水誰無言元年遇福重
脩道士齋呈洛中諸官皆不能詳之李福相公罷鎮西
川歸洛見此隱文反覆詳讀數四遂謂觀主曰但請度
工鳩徒當以俸餘之金獨力完葺也百年之前智者勒
其志已冥合今日安得不重興觀宇乎洎觀成或請其
由福曰山水誰無言者今上御名也咸通名元年遇福淮也

者福元之初作鎮獲俸而迴福其不修復待何人者哉
出玉堂閒話

熊博

熊博者本建安津吏岸崩得一古塚藤蔓纏其棺旁有石銘云欲陷不陷被藤縛欲落不落被沙閣五百年後遇熊博博時貧老僧率錢葬之博後至建州刺史出稽神錄

王敬之

故鄴都之西北門曰芳林鄉齊村民王敬之編户中尤

貧者常以樵蘇為業丙午歲秋九月因掘一株銅雀臺下其地欻然小陷隨而鍤之三尺許得一蒼石大如盆遂力索之石忽破為二若摧㱿然中有蒼石匣長尺有咫厚三寸廣四寸敬之駭内諸畚中以歸潔之以水則温潤晧爛真奇寶也四傍及背引起龍驤鳳翥及花葩之狀雕鏤奇詭殆非人工徐啓之中有白玉板上刻大篆六行文曰上土巴灰除虚除伊尹東北八九餘秦趙多應分五玉白絲竹木子世世居但看六六百中外世

主留難如國如於是敬之持以獻魏帥樂彥真彥真賚以東帛而蠲其地征焉亦無能洞達其隱詞者噫當曹氏石氏高氏之代斯則鄴之王氣休運所鍾於是諸賢衆矣焉知不有陰覘後代總括風雲帽裂山河之事而瘞玉以識之今石既出其事將兆矣出皇甫牧玉匣記

王承檢

王蜀秦州節度使王承檢築防蕃城至土邽山下獲瓦棺内無屍唯有一片舌肉色紅潤堅如鐵石其舌上只

有髑髏中有一古錢有二蠅振然飛去片石刻篆字曰大隋開皇二年渭州刺史張崇妻夫人王氏年二十五嫁於崇三年而娠惡其妊娠遂卒銘曰車道之北邽山之陽深深葬玉鬱鬱埋香刻斯貞石煥乎遺芳地變陵谷嶮列城隍乾德丙年壞者合郎是歲僞乾德六年丙子歲也言壞者合郎即王承檢小字也出玉溪縮事

太平廣記卷三百九十二

太平廣記卷三百九十三　宋　李昉等　編

雷一

李叔卿　楊道和　石勒

虢州人　封元則　僧道宣

蕭踐言　狄仁傑　優師

雷鬬　漳泉界　包超

張須彌　蔡希閔　徐景先

歐陽忽雷　宣州　王榦

華亭堰典　李師道　李鄘

徐誗

李叔卿

漢河南李叔卿為郡功曹應孝廉同輩疾之宣言曰叔卿妻寡妹以故不得應孝廉之目叔卿遂閉門不出妹悲憤乃詣府門自經叔卿亦自殺以明無私既而家人葬之後霹靂遂擊殺所疾者以置叔卿之墓所震之家

收葬其尸葬畢又發其冢出列女傳

楊道和

晉扶風楊道和夏於田中值雷雨至桑樹下霹靂下擊之道和以鋤格折其肱遂落地不得去唇如丹目如鏡毛角長三尺餘狀如六畜頭似獼猴出搜神記

石勒

後趙石勒時暴風大雨雷雹建德殿端門襄國寺西門倒殺五人雹起西河介山大如雞子平地三尺洿下丈

餘行人禽獸死者萬數歷千餘里樹木摧折禾稼蕩然勒問徐先曰去年不禁寒食介推帝鄉之神也故有此災出五行記

虢州人

唐虢州人兄弟析居共分堂宇至顯慶元年夏夜雷震烈風可畏其兄甚懼欲於弟舍避之將去復止門前十數步先有長坑風雨拔住屋及老小十一口皆投坑死所拔之處盡坑也仍卷數千巨細家用物咸入於坑訖

無遺者惟牆壁不動庭梘大可數圍枝條甚茂拔其根莖洪纖俱盡遂失所在終尋不得先是一年其妻見樹有羊但共怪之後遂遭此變而弟所居但拔露樣瓦有似人拆之餘無所損有子衛士在京番直刺史于立政奏之敕放子還仍賜物三十件時桓思緒為司功親檢其事出廣古今五行記

封元則

唐封元則渤海長河人顯慶中為光祿寺太官掌膳時

于闐王來朝食料餘羊凡數十百口王並託元則送僧寺長生元則乃竊令屠家烹貨收直龍朔元年夏六月洛陽大雨雷震殺元則於宣仁門外街中折其項血流灑地觀者盈衢莫不驚愕出法苑珠林

僧道宣

唐劉禹錫云道宣持律第一忽一旦霹靂遶戶外不絶宣曰我持律更無所犯若有宿業則不知之於是褫三衣於戶外謂有蛟螭憑焉衣出而聲不已宣乃視其十

指甲有一點如油麻者在右手小指上疑之乃出於腢子孔中一震而失半指黑點是蛟龍之藏處也禹錫曰在龍亦尤善求避地之所矣而終不免則一切分定豈可逃乎出嘉話錄

蘇踐言

司禮寺蘇踐言左相溫國公良嗣之長子居於嘉善里永昌年六月與其弟崇光府錄事參軍踐義退朝還第弘道觀東猝遇暴雨震雷電光來遶踐言等馬回旋甚

急雷聲亦在其側有頃方散其年九月元肅與趙懐節謀逆跡言妻妾並被縲絏數月各解職及良嗣甍並放流荒裔出五行記

狄仁傑

唐代州西十餘里有大槐震雷所擊中裂數丈雷公夾於樹間吼如霆震時狄仁傑為都督賓從往觀欲至其所衆皆披靡無敢進者狄仁傑單騎勁進迫而問之乃云樹有乖龍所由令我逐之落勢不堪為樹所夾若相

救者當厚報德仁傑命鋸匠破樹方得出其後吉凶必
先報命

偃師

唐元和元年六月偃師縣栢李村震雷於民家地裂濶
丈餘長十五里測無底所裂之處井廁相通所衝之墓
棺出地亦不知所由也

雷鬬

唐開元末雷州有雷公與鯨鬬鯨身出水上雷公數十

在空中上下或縱火或詬擊七日方罷海邊居人往看不知二者何勝但見海水正赤出廣異記

漳泉界

唐開元中漳泉二州分疆界不均互訟於臺者制使不能斷迨數年辭理分亂終莫之決於是州官焚香告於天地山川以祈神應俄而雷雨大至霹靂一聲崖壁中裂所競之地拓爲一逕高千尺深僅五里因爲官道壁中有古篆六行二十四字皆廣數尺雖約此爲界人莫

能識貞元初流人李協辯之曰漳泉兩州分地太平永安龍溪山高氣清千年不惑萬古作程所云永安龍溪者兩郡界首鄉名也出錄異記

包超

唐安豐尉裴翾士淹孫也云玄宗嘗冬月詔山人包超令致雷聲對曰来日午當有雷遂令高力士監之一夕醮式行法及明至巳曾無纖翳力士懼之超曰將軍視南山當有黑氣如盤矣力士望之如其言有頃風起黑

氣彌漫疾雷數聲上令隨哥舒翰西征每陣嘗得勝風

出酉陽雜俎

張須彌

唐上元中滁州全椒人倉督張須彌縣遣送牲詣州山路險阻淮南多有義堂及井用庇行人日暮暴雨須彌與沙門子隣同入義堂須彌驅馱又王老於雨中收驢頃之聞雲中有聲墮地忽見村女九人共扶一車王有女阿推死已半歲亦在車所見王悲喜問母妹家事靡

所不至其徒促之乃去祊扶車漸上有雲擁蔽因作雷聲方知是雷車出廣異記

蔡希閔

唐蔡希閔家在東都暑夜兄弟數十人會於廳忽大雨雷電晦暝墮一物於庭作颬颬聲命火視之乃婦人也衣黄紬裙布衫言語不通遂目為天女使五六年能漢語問其鄉國不之知但云本鄉食粳米無碗器用柳箱貯飯而食之竟不知是何國人初在本國夜出為雷取

上俄墮希閔庭中出廣異記

徐景先

唐徐景先有弟阿四頑嚚縱佚每訶辱之而母加愛念曲為申解因厲聲應答雲雷奄至曳景先於雲中有主者左右數十人訶詰景先答曰緣弟不調供養有缺所以詬辱母命釋之非當詈母主者不識其言尋一青衣自肩躍下為景先對曰若爾放去至家可答一辯釘東壁上吾自令取之遂排景先墮舍前池中出水了無所

損求紙答辯釘東壁果風至而辯亡出廣異記

歐陽忽雷

唐歐陽忽雷者本名紹桂陽人勁健勇於戰鬬嘗爲郡將有名任雷州長史館於州城西偏前臨大池嘗出雲氣居者多死紹至處之不疑令人以度測水深淺別穿巨壑深廣類是既成引决水於是雲興天地晦冥雷電大至火光屬地紹率其徒二十餘人持弓矢排鏘與雷師戰衣並焦卷形體傷腐亦不知止自辰至酉雷電飛散

池亦涸竭中獲一虵狀如蠶長四五尺無頭目斫刺不傷蠕蠕然具大鑊油煎亦不死洋鐵汁方焦灼仍杵為粉而服之至盡南人因呼紹為忽雷出廣異記

宣州

唐貞元年宣州忽大雷雨一物墮地猪首手足各兩指執一赤虵嚙之俄頃雷暗而失時皆圖而傳之出酉陽雜俎

王幹

唐貞元初鄭州王幹有膽勇夏中作田忽暴雷雨因入

蠶室中避之有頃雷雹入室中黑氣陡暗𨍏遂掩户荷

鋤亂擊雷聲漸小雲氣亦斂𨍏大呼擊之不已氣復如

半牀已至如盤忽然墮地變爲熨斗折刀小折足鐺焉

出酉陽雜俎

華亭堰典

唐貞元中華亭縣界村堰典妻與人私又於鄰家盜一

手巾鄰知覺至典家尋覓典與妻共諱詬駡此人宽憤

乃報曰汝妻與他人私又盜物仍共諱駡神道豈容汝

乎典曰我妻的不姦私盜物如汝所說遣我一家為天霹既各散已至夜大風雨雷震怒擊破典屋典及妻男女五六人並死至明雨猶未歇鄰人但見此家屋倒火燒不已衆共火中搜出覓得典及妻皆燒如燃燭狀為禮拜求乞不更燒之火方自息典脇上題字云癡人保妻真將家口質妻脇上書行姦仍盜告縣檢視遠近咸知吳越間震死者非少有牛及鮮魚樹木等為雷擊死者皆闇於縣辯識或曰人則有過天殺可也牛及樹木

魚等豈有罪惡而殺之耶又有弒君弒父殺害非理者天何不誅請為略説洞庭子曰昔夏帝武乙射天而震死晉臣王導寢柏而移災斯則列於史籍矣至於牛魚以穿踏田地水傷害禾苗也或曰水所損亦微何罰之大對曰五穀者萬人命也國之寶重天故誅之以誡於人樹木之類龍藏於中神既取龍遂損樹木耳天道懸遠垂教及人委曲有情不可一槩余曾見漳泉故事漳泉接境縣南龍溪界域不分古来争競不決忽一年大

雷雨霹靂一山石壁裂壁口刻字漳泉兩州分地太平南安龍溪山高氣清千年不惑萬古作程其文今猶可識天之教令其可惑哉且論語云迅雷風烈必變又禮記曰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又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夫聖人奉天教豈妄說哉今所以為之言者序述耳因為不爾豈足悲哉夫然弒君弒父殺害無辜人間法自有刑戮豈可以區區之意而責愜愜之網者歟出原化記

李師道

唐元和中李師道據青齊蓄兵勇銳地廣千里儲積數百萬不貢不覲憲宗命將討之王師不利而師道益驕乃建新宫擬天子正衙卜日而居是夕雲物遽晦風雷如撼遂為震擊傾圮俄復繼以天火了無遺者青齊人相顧語曰為人臣而逆其君者禍固宜矣今譴見於天安可逃其戾乎旬餘師道果誅死出宣室志

李鄘

唐李鄘在北都介休縣民送解牒夜止晉祠宇下夜半聞人叩門云介休王暫借霹靂車某日至介休收麥良久有人應曰大王傳語霹靂車正忙不及借其人再三借之遂見五六人秉燭自廟後出介山使者亦自門騎而入數人共持一物如幢扛上環綴旂旛授與騎者曰可點領騎即數其旛凢十八葉每葉有光如電起民遂徧報鄰村令速收麥將有大風雨悉不之信乃自收刈至日民率親戚據高阜候天色及午介山上有雲氣如窰

煙須臾蔽天注雨如綆風吼雷震凡損麥千餘頃數村以民為妖訟之工部員外郎張周封親覩其推案出酉陽雜俎

徐誗

唐潤州延陵縣茅山界元和春大風雨墮一兕身二丈餘黑色面如猪首角五六尺肉翅丈餘豹尾又有半服絳裩豹皮纏腰手足兩爪皆金色執赤虵足踏之瞪目欲食其聲如雷田人徐誗忽見驚走聞縣尋縣令親往

覩馬因令圖寫尋復雷雨翼之而去出錄異記

太平廣記卷三百九十三

太平廣記卷三百九十四　宋　李昉等　編

雷二

智空

陳鸞鳳

唐元和中有陳鸞鳳者海康人也負義氣不畏鬼神鄉黨咸呼為後來周處海康者有雷公廟邑人虔潔祭祀禱祝既滛妖妄亦作邑人每歲聞新雷日記某甲子一旬復值斯日百工不敢動作犯者不信宿必震死其應如響時海康大旱邑人禱而無應鸞鳳大怒曰吾之鄉乃雷鄉也為神不福況受人奠酹如斯稼穡既焦陂池已涸牲牢饗

盡焉用廟為邀東炬爇之其風俗不得以黃魚彘肉相和食之亦必震死是日鸞鳯持竹炭刀於野田中以所忌物相和啖之將有所祠果怪雲生惡風起迅雷急雨震之鸞鳯乃以刃上揮果中雷左股而斷雷墮地狀類熊猪毛角肉翼青色手執短柄剛石斧流血注然雲雨盡滅鸞鳯知雷無神遂馳赴家告其血屬曰吾斷雷之股矣請觀之親愛愕駭共往視之果見雷折股而已又持刀欲斷其頸齧其肉為羣衆共執之曰霆是天上靈物爾為下界庸人輒

害雷公必我一鄉受禍衆捉衣袂使鸞鳳奮擊不得逡巡復有雲雷裒其傷者和斷股而去雖然雲雨自午及酉涸苗皆立矣遂被長幼共斥之不許還舍於是持刀行二十里詣舅兄家及夜又遭雷霆天火焚其屋復持刀立於庭雷終不能害旋有人告其舅兄向來事又為逐出復往僧室亦為霆震焚爇如前知無容身處乃夜秉炬入於乳穴嵌孔之處後雷不復能震矣三暝然後返舍自後海康每有旱邑人即醵金與鸞鳳請依前調二物食之持刀如前

皆有雲雨滂沲終不能震如此二十餘年俗號鸞鳳爲雨師至太和中刺史林緒知其事召至州詰其端倪鸞鳳云少壯之時心如鐵石鬼神雷電視之若無當者願殺一身請蘇萬姓即上玄焉能使雷鬼敢逞其凶臆也遂獻其刀於緒厚酬其直出傳奇

建州山寺

唐柳公權侍郎嘗見親故說元和末止建州山寺夜半覺門外喧鬧潛於窻櫺中窺之見數人運斤造雷車宛

如圖畫者久之一噫氣忽斗暗其人雙目遂昏出酉陽雜俎

蕭氏子

唐長慶中蘭陵蕭氏子以膽勇稱客遊湘楚至長沙郡舍於仰山寺是夕獨處撤燭忽暴雷震蕩驟雨久而不止俄聞西垣下窣窣有聲蕭恃膂力曾不之畏揭前有巨𣚍持至垣下俯而撲焉一舉而中有聲甚厲若呼吟者因連撲數十聲遂絶風雨亦霽蕭喜曰怪且死矣迨曉西垣下覩一鬼極異身盡青傴而庳有金斧木楔以

麻縷結其體焉瞬而喘若甚困狀於是具告寺僧觀之或曰此雷鬼也蓋上帝之使耳子何為侮於上帝禍且及矣里中人具牲酒祀之俄而雲氣曛晦自室中發出户昇天鬼亦從去既而雷聲又興僅數食頃方息蕭氣益鋭里中人皆以壯士名焉出宣室志

周洪

唐處士周洪云寶歷中邑客十餘人逃暑會飲忽驟風雨有物墮如玃兩目睒睒衆驚伏於牀下倏忽上階周

視俄失所在及雨定稍稍能起相顧但耳悉泥矣邑人云向來雷震牛戰鳥墜而邑客止覺殷殷然出酉陽雜俎

蕭澣

唐蕭澣初至遂州造二旛刹施於寺齋慶畢作樂忽暴雷震刹俱成數十片至來歲雷震日澣死出酉陽雜俎

僧文淨

唐金州水陸院僧文淨因夏屋漏滴於腦遂作小瘡經年若一大桃來歲五月後因雷雨霆震穴其贅文淨瞬

中不覺寤後唯贅痛遣人視之如刀割有物隱處乃蟠龍之狀也出聞奇錄

徐智通

唐徐智通楚州醫士也夏夜乘月於柳堤閒步忽有二客笑語於河橋不虞智通之在陰翳也相謂曰明晨何以為樂一曰無如南海赤巖山弄珠耳答曰赤巖主人嗜酒留客必醉僕來日未後有事於西海去恐復為縈滯也不如只於此郡龍興寺前與吾子較技耳曰君將

何戲曰寺前古槐僅百株我霆震一聲剖為纖莖長短粗細悉如食筯君何以敵答曰寺前素為郡之戲場每日中聚觀之徒通計不下三萬人我霆震一聲盡散其髪每縷仍為七結二人因大笑約諾而去智通異之即告交友六七人遲明先俟之是時晴朗巳午間忽有三雲大如車輪凝於寺上須臾昬黑咫尺莫辨俄而霆震兩聲人畜顚踣及開霽寺前槐林劈析分散布之於地皆如算子小大洪纖無不相肖而寺前負販戲弄觀看

人數萬衆髮悉解散每縷皆為七結出集異記

又

洛京天津橋有儒生逢二老人言話風骨甚異潛聽之云明日午時於寺中鬬疾速一人曰公欲如何一人曰吾一聲令寺内聽講驢馬盡結尾一人曰吾一聲令十丈旛竿盡為筭子仍十枚為一積儒生乃與一二寮友於寺候之至午果雷雨霹靂一聲客走出視驢馬數百匹盡結尾一聲旛竿在廊下為筭子十枚一積出錄異記

雷公廟

雷州之西雷公廟百姓每歲配連鼔雷車有以魚彘肉同食者立爲霆震皆敬而憚之每大雷雨後多於野中得黳石謂之雷公墨叩之鎗然光瑩如漆又如霹靂處或土木中得楔如斧者謂之霹靂楔小兒佩帶皆辟驚邪孕婦磨服爲催生藥必驗出嶺表錄異

南海

南海秋夏間或雲物慘然則見其暈如虹長六七尺此

候則颶風必發故呼為颶母見忽有震雷則颶風不作矣舟人常以為候預為備之出嶺表錄異

陳義

唐羅州之南二百里至雷州為海康郡雷之南瀕大海郡蓋因多雷而名焉其聲恒如在簷宇上雷之北高亦多雷聲如在尋常之外其事雷畏敬甚謹每具酒殽奠焉有以彘肉雜魚食者霹靂輒至南中有木名曰棹以煮汁漬梅李俗呼為棹汁雜彘肉食者霹靂亦至犯必

響應牙門將陳義傳云義即雷之諸孫昔陳氏因雷雨
晝冥庭中得大卵覆之數月卵破有嬰兒出焉自後日
有雷扣擊戶庭入其室中就於兒所似若乳哺者歲餘
兒能食乃不復至遂以為己子義即卵中兒也又云嘗
有雷民畜畋犬其耳十二每將獵必笞犬以耳動為獲
數未嘗全動一日諸耳畢動既獵不復逐獸至海傍測
中嗥鳴郡人視之得十二大卵以歸置於室中後忽風
雨若出自室既霽就視卵破而遺甲存焉後郡人分其

卯甲歲時祀奠至今以獲得遺甲為豪族或陰寞雲霧之夕郡人呼為雷耕曉視野中果有墾跡有是乃為嘉祥又時有雷火發於野中每雨霽得黒石或圓或方號雷公墨凡訟者投牒必以雷墨雜常墨書之為利人或有疾即掃虚室設酒食鼓吹旛蓋迎雷於數十里外既歸屠牛彘以祭因置其門鄰里不敢輒入有誤犯者為唐突大不敬出猪牛以謝之三日又送如初禮又云嘗有雷民因大雷電空中有物豕首鱗身狀甚異民揮刀以

斬其物踣地血流道中而震雷益厲其夕凌空而去自後揮刀民居室頻為天火所災雖逃去輒如故父兄遂擯出乃依山結廬以自處災復隨之因穴崖而居災方止或云其刀尚存雷民圖雷以祀者皆豕首鱗身也出投荒雜錄

葉遷韶

唐葉遷韶信州人也幼歲樵牧避雨於大樹下樹為雷霹俄而却合雷公為樹所夾奮飛不得遷韶取石楔開

枝然後得去仍餽謝之約曰來日復至此可也如其言
至彼雷公亦來以墨篆一卷與之曰依此行之可以致
雷雨袪疾苦立功救人我兄弟五人要聞雷聲但喚雷
大雷二即相應然雷五性剛躁無危急之事不可喚之
自是行符致雨咸有殊驗嘗於吉州市大醉太守擒而
責之欲加楚辱遷韶於庭下大呌雷五時郡中方旱日
光猛熾霹震一聲人皆顛沛太守下階禮接之請為致
雨信宿大霔田原遂足因為遠近所傳遊滑州時方久

雨黄河泛溢官吏備水為勞忘其寢食遷韶以鐵扎長二尺立一符於河岸上水湧溢堆阜之形而沿河流下不敢出其符外人免墊溺如今傳之或有疾請符不擇筆墨書而授之皆得其效多在江浙間周遊好啗葷腥不修道行後不知所之出神仙感遇傳

元積

唐元積鎮江夏襄州賈墅有别業搆堂架梁纔畢疾風甚雨時户各輸油六七甕忽震一聲甕悉列於梁上都

無滴汙於外是年積卒出劇談錄

裴用

唐大和濮州軍吏裴用者家富於財年六十二疾死既葬旬日霆震其墓棺飛出百許步屍柩零落其家即選他處重瘞焉仍用大鐵索繫纜其棺未幾震如前復選他處重瘞不旬日震復如前而棺柩灰盡不可得而收矣因設靈儀招䰟以葬出集異記

東陽郡山

唐東陽郡濱於浙江有山周數百里江水曲而環焉迂滯舟楫人頗病之常侍敬昕大和中出守其山一夕雲物曛晦暴風雷電動蕩室廬江水騰溢莫不惶惑迨曉方霽人往視之已劈而中分相遠數百步引江流直而貫焉其環曲處悉填以石遂無縈繞之患出宣室志

段成式伯

唐段成式三從伯父少時於陽羡親舊舍夜值雷雨每電起光中見有人頭數十大於栲栳出酉陽雜俎

智空

唐晉陵郡建元寺僧智空本郡人道行聞於里中年七十餘一夕既闃闃忽大風雷若起於禪堂殷然不絕燭滅而塵坌晦黑且甚簷宇揺震矍然自念曰吾棄家為僧迨兹四紀暴雷如是豈神龍有怒我者不然有罪當雷震死耳既而聲益甚復坐而祝曰某少學浮屠氏為沙門迨五十餘年豈所行乖於釋氏教耶不然且有黷神龍耶設如是安敢逃其死倘不然則愿亟使開霽俾

舉寺僧得自解也言竟大聲一舉若發左右莔㨖傾縻昏霾顛悖由是驚慴仆地僅食頃聲方息雲月晴朗然覺有腥腐氣如在室内因燭視之於垣下得一蛟皮長數丈血㴻於地乃是禪堂𡊮有槐高數十尋為雷震死循理而裂中有蛟蟠之跡焉出宣室志

太平廣記卷三百九十四

太平廣記卷三百九十五　宋　李昉等　編

雷三

番禺村女　江西村嫗　甘露寺

南康縣

百丈泓

唐河東郡東南百餘里有積水謂之百丈泓清澈纖毫必鑒在驛路之左槐柳環擁烟影如東途出於此者乃為憩駕之所大和五年夏有徐生自洛陽抵河東至此水困殆既甚而暫息且吟且望將午忽聞水中有細聲若蠅蚋之噪俄而纖光發其音稍響輷若擊轂其光如

索而曳焉生始異之聲久益繁遂有雷自波間起震光

爲電接雲氣至旅次遽詰其事答曰此百丈泓也歲旱

未嘗不指期而雨今旱且甚巫師命巫屬禱焉巫者曰某

日當有甚雨果是日矣出宣室志

楊詢美從子

唐御史楊詢美居廣陵郡從子數人皆幼始從師學嘗

一夕風雨雷電震耀諸子俱出户望且笑且詈曰我聞

雷有鬼不知鬼安在願得而殺之可乎既而雷聲愈震

林木傾靡忽一聲轟然若在於廡諸子驚甚即馳入户負壁而立不敢輒動復聞雷聲若天呵地吼廬舍揺動諸子益懼近食頃雷電方息天月清霽庭有大古槐擊拔其根而劈之諸子覺兩髀痛不可忍具告詢美家僮執燭視之諸髀咸有赤文横布十數狀類杖痕似雷皃之所為也出宣室志

高郵人

唐進士鄭翬家在髙郵親表盧氏莊近水鄰人數家共

殺一白虵未久忽大震雷雨發數家陷溺無遺廬宅當中唯一家無恙出因話錄

王忠政

唐泗州門監王忠政云開城中曾死十二日却活始見一人碧衣赤幘引臂登雲曰天召汝行汝隷於左落隊其左右落隊各有五萬甲馬簇於雲頭俯向下重樓深室囊櫃之内纖細悉見更異者見米粒長數尺凡兩隊一隊於小項餅子貯人間水一隊所貯如馬牙硝謂之

乾雨皆在前風車為殿每雷震多為促龍龍有過者謫作虵魚數滿千則能淪山行雨時先下一黃旗次下四方旗乃隨龍所在或霆或雷或雨或雹若吾傷一物則刑以鐵杖忠政役十一日始服湯三甌不復飢困以母老哀求得歸出唐年小録

史無畏

唐史無畏曹州人也與張從真為友無畏止耕壠畝衣食窘困從真家富乃為曰弟勤苦田園日夕區區奉假

千緡貨易他日但歸吾本無畏忻然齎緡父子江淮射利不數歲已富從真繼遭焚爇及罹刼盜生計一空遂詣無畏曰今日之困不思弟千緡之報可相濟三二百乎聞從真言輒為拒扞報曰若言有負但執券来從真怨恨填臆乃歸庭中焚香泣淚詛之言詞慷慨聞者戰慄午後東西有片黑雲驟起須臾霔雨雷電兼至霹靂一震無畏遽變為牛朱書腹下云負心人史無畏經旬而卒刺史圖其事而奉奏焉出會昌解頤録

張應

唐張應自滎陽被命至河内郡涉九鼎渡所乘小駟驚逸及北岸視後足有物縈繞狀如大螾絳色乃抽佩刀斷於地輒復相續堅縮如白角櫛紅影若縷横絡之遂實諸囊中事畢而還復渡河至平陰天景歊蒸憩于園井就之盥濯因與園叟話之取角櫛置盆水上忽然黑氣勃興濃雲四合狂雷震霆雨雹交下食頃方霽盆涸而櫛已亡出三水小牘

天公壇

巴蜀間於高山頂或潔地建天公壇祈水旱蓋開元中上帝所降儀法以示人也其壇或羊牛所犯及預齋者飲酒食肉多為震死新繁人王荛因往別業村民烹豚待之有一人自天公齋迴乃即席食肉王謂曰爾不懼雷霆耶曰我與雷為兄弟何懼之有王異之乃詰其所謂曰我受雷公籙與雷同職因取其籙驗之果如其說仍有數卷或畫壯夫以拳扠地為井號拳扠井或畫一

士負薪耕號一谷柴或以七手撮三𧂭之號七山𧂭江陵東村李道士舍亦有此籙或云三洞法籙外有一百二法為天師子嗣師所禁唯許救物苟邪用必上帝考責陰誅也出北夢瑣言

申文緯

尉氏尉申文緯嘗話頃以事至洛城南玉泉寺時盛夏寺左有池大旱村人祈禱未嘗不應池之陽有龍廟時文緯俯池而觀有物如敗花葉大如蓋因以瓦礫擲之

僧曰切不可恐致風雷之怒申亦不以介意逡巡白霧自水面起才及山趾寺在山上石路七盤大雨霆雷震擊壯至平地已數尺溪壑暴漲驢乘洎僕夫隨流漂蕩莫能植足晝日如暮霆震不已申之口吻皆黑怖懼非常俄至一村尋亦開霽果中傷寒病將暁有微汗比明無恙豈龍之怒幾為所斃也出玉堂閒話

法門寺

長安西法門寺乃中國伽藍之勝境也如来中指節在

焉照臨之内奉佛之人罔不歸敬殿宇之盛寰海無倫僖昭播遷後為賊盜燬之中原盪柈人力既殫不能復搆最須者材之與石忽一夕風雷驟起暴澍連宵平曉諸僧闚望見寺前良材巨石阜堆山積亘十餘里首尾不斷有如人力置之於是鳩集民匠復搆精藍至於貌備人謂鬼神送來愈更欽其聖力育王化塔之事豈虚也哉出玉堂閒話

陳絢

僞蜀王氏彭王傅陳絢常爲邛州臨溪令縣署編竹爲藩而塗之署久泥忽陊落唯露其竹侍婢秉炬而照一物蟠於竹節中文彩爛然小虵也俄而雷聲隱隱絢疑其乖龍懼罹震厄乃易衣炷香抗聲祈於雷曰苟取龍幸無急遽雖狂電若晝自初夜迨四更隱隱不發既發一聲俄然開霽向物已失人無震驚有若雷神祐乎祈禱出北夢瑣言

彭城佛寺

國某楊汀自言天祐初在彭城避暑於佛寺雨雹方甚忽聞大聲震地走視門外乃下一大雹於街中其高廣與寺樓等入地可丈餘頃之雨止則炎風赫日經月雹乃消盡出稽神錄

歐陽氏

廣陵孔目吏歐陽氏某者居決定寺前其妻少遇亂失其父母至是有老父詣門使白其妻我汝父也妻見其貧陋不悅拒絶之父又言其名字及中外親族甚悉妻

竟不聽又曰吾自遠來今無所歸矣若爾権寄門下信宿可乎妻又不從其夫勸之又不可父乃去曰吾將訟爾矣左右以為公訟耳亦不介意明日午暴風雨從南方來有震霆入歐陽氏之居牽其妻至中庭擊殺之大水平地數尺鄰里皆震蕩不自持後數日歐陽之人至后土廟神座前得一書即老父訟女文也出稽神錄

盧山賣油者

盧山賣油者養其母甚孝謹為暴雷震死其母自以無

罪日號泣於九天使者之祠願知其故一夕夢朱衣人告曰汝子恒以魚膏雜油中以圖厚利且廟中齋醮恒用此油腥氣薰蒸靈仙不降震死宜矣母知其事遂止出稽神録

李誠

江南軍使蘇建雄有别墅在毘陵恒使傔人李誠来往檢視乙卯歲六月誠自墅中迴至句容縣西時盛暑赫日持傘自覆忽值大風飛石拔木卷其傘蓋而去唯持

傘柄行數十步雲雨大至方憂濡濕忽有飄席至其所因取覆之俄而雷震地道傍數家之中卷一家屋室向東北而去頃之遂嚌其居蕩然無復遺者老幼十餘皆聚桑林中一無所傷舍前有足跡長三尺誠又西行數里遇一人求買所覆席即與之又里餘復遇一人求買所持傘柄誠乃異之曰此物無用爾何為者而買之其人但求乞甚切終不言其故隨行數百步與之乃去出稽神錄

茅山牛

庚寅歲茅山有村中兒牧牛取所著汗衫暴於草上而假寐及寤失之唯一鄰兒在傍以為竊去因相喧競鄰兒父見之怒曰生兒為盜將安用之即投水中鄰兒匍匐出水呼天稱寃者數四復欲投之俄而雷雨暴至震死其牛汗衫自牛口中嘔出兒乃得免出稽神錄

番禺村女

庚申歲番禺村中有老姥與其女餉田忽雲雨晦冥及

霽乃失其女姥號哭求訪鄰里相與尋之不能得後月餘復雲雨晝晦及霽而庭中陳列筵席有鹿脯乾魚果實酒醢甚豐潔其女盛服而至姥驚喜持之女自言為雷師所娶將至一石室中親族甚衆婚姻之禮一同人間今使歸返而他日不可再歸矣姥問雷郎可得見耶曰不可留數宿一夕復風雨晦冥遂不復見出稽神錄

江西村嫗

江西村中霆震一老婦為雷火所燒一臂盡傷既而空

中有呼曰誤矣即墜一餅餅有藥如膏曰以此傅之即差如其言隨傅而愈家人共議此神藥也將收藏之數人共舉其瓶不能動頃之復有雷雨收之而去又有村人震死既而空中呼曰誤矣可取蚯蚓擣爛覆臍中當差如言傅之遂穌出稽神錄

甘露寺

道士范可保夏月獨遊浙西甘露寺出殿後門將登北軒忽有人衣故褐衣自其傍入肩帔相拂范素好潔衣

服新心不悦俄而牽一黃狗又駕肩而出范怒形於色褐衣回顧張目其光如電范始畏懼頃之山下人至曰向山下霹靂取龍不知之乎范故不聞也出稽神錄

南康縣

辛酉五月四日有使過南康縣令胡侃置酒於縣南蓮花館水軒忽有暴風吹沙從南来因手掩目開盤中器物簌簌有聲若有物過良久開目見食器微仄其銀酒盃與盃之舟皆挾長如東西形壁傍大桐樹亦拔出牆

外時一里外皆此風雨常遥聞館中迅雷而館中初不聞也胡亦無恙出稽神録

太平廣記卷三百九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三百九十六　宋　李昉等　編

雨

房玄齡　不空三藏　一行

無畏三藏　王龍子　狄惟謙

子朗

風

秦始皇　王莽　賈謐

張華　劉耀　劉喬

徐羨之　柳世隆　崔惠景

許世宗　徐妃　李密

虹

夏世隆　陳濟妻　薛願

劉義慶　首陽山　韋皐

雨

房玄齡

唐貞觀末房玄齡避位歸第時天旱太宗將幸芙蓉園以觀風俗玄齡聞之戒其子曰鑾輿必當見幸亟使灑掃兼備饌具有頃太宗果先幸其第便載入宮其夕大雨咸以為優賢之應出大唐新語

不空三藏

唐梵僧不空得總持門能役百神玄宗禮之歲旱命祈雨不空言可過某日今祈之必暴雨上乃命金剛三藏設壇請雨果連淋注不止坊市有漂溺者遽召不空止之

遂於寺庭建泥龍五六乃溜水胡言詈之良久復置之大笑有頃雨霽玄宗又嘗詔術士羅公遠與不空祈雨互陳其效俱召問之不空曰臣昨焚白檀香龍上命左右掬庭水嗅之果有檀香氣每祈雨無他軌則但設數繡座手旋數寸木神念呪擲之自立於座上伺木神口角牙出目瞚雨輒至出酉陽雜俎

一行

僧一行開元中嘗旱玄宗令祈雨曰當得一器上有龍

狀者方可致之命如内府遍視皆言不類後指一鏡鼻盤龍喜曰此真龍矣持入道場一夕而雨或云是揚州所進初範模時有異人至請閉户入室數日開户模成其人已失有圖并傳見行於世此鏡五月五日於揚子江心鑄之出酉陽雜俎

無畏三藏

玄宗嘗幸東都大旱聖善寺竺乾國三藏僧無畏善召龍致雨術上遣力士疾召請雨奏云今旱數當然召龍

必興烈風雷雨適足暴物不可為之上彊之曰人苦暑疾久矣雖暴風疾雷亦足快意不得已乃奉詔有司陳請雨之具幡幢像設甚備笑曰斯不足以致雨悉命撤之獨盛一鉢水以小刀子攪旋之胡言數百祝之須臾有龍狀類其大指赤色首撤水上俄復没于鉢中復以刀攪呪之三頃之白氣自鉢中興如爐烟徑上數尺稍稍引出講堂外謂力士曰亟去雨至矣力士疾馳去還顧白氣旋繞亘空若一匹素既而昏霾大風震雷而雨

力士纔及天津之南風雨亦隨馬而至天衢大樹多拔力士比復奏衣盡沾濕出柳氏史

玉龍子

唐玄宗至渭水侍者得玉龍子進上皇曰吾為嬰兒時天后召諸孫坐於殿上觀其嬉戲因出西國所貢玉環兼盃盤羅列殿上縱令爭取以觀其志莫不奔競厚其所得時吾在其中獨坐略不為動后撫吾背曰此兒當為太平天子因取玉龍子賜吾本太宗於晉陽宮得之

文德皇后嘗置之衣中及大帝載誕日后以珠絡衣褓并玉龍子賜焉其後嘗藏於内府雖廣不數寸而温潤精巧非人間所有以為國瑞帝帝相傳上皇即位初每京師憫雨即禱之必有霖注逼而視之若奮鱗鬛開元中三輔大旱上皇復祈禱而涉旬無應乃密投於南山龍池俄而雲物暴興風雨隨作及上皇幸西蜀車駕迴次渭水將渡駐蹕於水濱左右侍者因臨流濯沙中得之自後夜中必有光彩輝煥一室上皇還京為小黄門

私竊以遺李輔國常置櫃中輔國將敗夜聞櫃中如有聲開而視之已亡所在人有詩曰聖運潛符瑞玉龍自興雲雨更無蹤不如渭水沙中得爭保鑾輿復九重出神異錄

狄惟謙

唐會昌中北都晉陽令狄惟謙仁傑之後守官清恪不畏彊禦屬邑境亢陽自春徂夏數百里田皆耗斁禱於晉祠略無其應時有郭天師暨并州女巫少攻符術多

行猷勝監軍使擕至京國因緣中貴出入宮掖遂賜天師號旋歸本土僉曰若得天師一至晉祠則不足憂矣惟譙請於天師初甚難之旣而敦請主帥遂親往逆焉巫者唯唯乃具車輿列旛蓋惟譙躬為控馬旣至祠所盛設供帳鼙折庭中翌日語惟譙曰我為爾飛符上界請雨已奉天帝命必在至誠三日雨當足矣繇是四郊士庶雲集期滿無徵又曰災沴所興良由縣令無德我為爾再告天七日方合有雨惟譙引罪奉之愈謹竟無

其效乃驟欲入州復拜留曰天師已爲萬姓来更乞至心祈請悖然而詈曰庸瑣官人不知天道天時未肯下雨留我將復奚爲乃謝曰非敢更煩天師俟明相餞耳於是宿戒左右我爲巫者所辱豈可復言爲官耶詰旦有所指揮汝等咸須相稟是非好惡予自當之迨曉時門未開郭已嚴飾歸騎而狄酒殺供設一無所施郭乃坐堂中大恣呵責惟讌遂曰左道女巫妖惑日久當須斃在此日焉敢言歸叱左右於神前鞭背二十投於漂

水祠後有山高可十丈遽命設席焚香從吏悉皆放還簪笏立其上於是闔城駭愕云邑長杖殺天師馳走紛紜觀者如堵時砂石流爍忽起片雲大如車蓋先覆惟讜立所四郊雲物會之雷震數聲甘雨大澍原野無不滂流士庶數千自山擁惟讜而下州將以殺巫者初亦怒之既而精誠感應深加歎異表列其事詔書褒異云惟讜劇邑良才忠臣華胄覩兹天厲將瘝下民當請禱於晉祠類投巫於鄴縣曝山椒之畏景事等焚軀起天

除之油雲情同剪爪遂使旱風潛息甘澤旋流昊天猶

監克誠予意豈忘褒善特頒朱紱俾耀銅章勿替令名

更昭殊績乃賜錢五十萬出劇談錄

子朗

偽蜀王氏梁州天旱祈禱無驗僧子朗詣州云能致雨

乃具十石甕貯水僧坐其中水滅於頂者凡三日雨足

州將王宗儔異禮之檀越雲集後莫知所適僧令韜他

日於興州見之因問其術曰此閉氣耳習之一月就本

法於湫潭中作觀與龍相繫龍為定力所制必致驚動因而致雨然不如甕中為之保無他害出北夢瑣言

風

秦始皇

秦始皇二十八年渡淮至衡山浮江至湘遇大風博士云堯女舜妻葬於此始皇怒使刑徒三千人伐湘山樹出廣古今五行記

王莽

王莽地皇四年大風毀路堂其年司徒王尋司空王邑守昆陽光武起兵南陽至昆陽敗之風雷屋瓦皆飛雨下如注滍川盛溢尋邑乘死人而渡王尋見殺軍人皆散走王邑還長安莽敗俱伏誅出廣古今五行記

賈謐

西晉八年六月飄風吹賈謐朝衣飛數百丈明年謐誅其年十一月京都大風發屋折木十二月愍懐太子幽廢死於許昌三子幽于金墉殺太子母謝氏喪還洛又

大風雷電帷蓋風裂出廣古今五行記

張華

西晉永康元年大風飛石沙折木其年四月張華舍風飄起折木飛繒軸六七枚是月趙王倫矯制廢賈后害張華裴頠等出廣古今五行記

劉曜

前趙劉曜葬父母費用億計發掘古塚暴骸骨原野哭聲盈衢大霖雨震曜父墓門屋大風飄發父寢堂于外

垣五十餘步松柏植以成林至是悉枯死曜竟為石勒所擒出廣古今五行記

劉裔

東晉成帝時劉裔鎮守潯陽有迴風從東来入裔船中狀如匹練長五六丈術人戴洋曰有刀兵死喪之亂頃為郭默所殺出廣古今五行記

徐羨之

宋徐羨之文帝初任揚州有飄風起自西門須臾合直

至聽事繞帽及席逕造西際尋而羡之爲文帝所誅出廣古今五行記

柳世隆

宋孝武時柳太尉世隆乘車行還於庭中洗車有大風從門而入直來衝車有聲車蓋覆向天是年明帝立合門被誅出廣古今五行記

崔惠景

宋崔惠景園臺城有五色旛風吹飛入雲中半日乃下

衆見驚異相謂曰幡者事當翻覆數日而恵景敗

許世宗

北齊北海王許世宗時轉爲録尚書拜命其夜暴風震雷拔庭中桐樹六十圍者倒立本處識者知其不終竟爲高肇所譖旬日處死

徐妃

梁元帝妃徐妃初嫁夕車至西州而疾風大起發屋折木無何雪霰交下帷簾皆白及長還之日又大雷雹西

州廳事兩柱俱碎帝以為不祥妃竟以淫穢自殺不終之應

李密

隋大業十三年二月李密於鞏縣南設壇刑白馬祭天稱魏公置僚佐改元昇壇時黑風從西北暴至吹密衣冠及左右僚屬皆倒於壇下沙塵暗天咫尺不相見良久乃息賊軍惡之俄而密敗并出廣古今五行記

虹

夏世隆

故越王無諸舊宮上有大杉樹空中可坐十餘人越人夏世隆高尚不仕常之故宮因雨霽欲暮斷虹飲於宮池漸漸縮小化為男子著黃赤紫之間衣而入樹良久不出世隆怪異乃召鄰之年少十數人往視之見男子為大赤蛇盤繞衆懼不敢逼而少年遥擲瓦礫聞樹中有聲極異如婦人之哭須臾雲霧不相見又聞隱隱如遠雷之響俄有一彩龍與赤鵲飛去及曉世隆往觀之

見樹中紫蛇皮及五色蛟皮欲取以歸有火生樹中樹焚蕩盡吴景帝永安三年七月也出東甌後記

陳濟妻

廬陵巴邱人陳濟為州吏其婦秦在家一丈夫長大端正著絳碧袍彩色炫耀來從之後常相期於一山澗至於寢處不覺有人道相感接如是積年村人觀其所至輒有虹見秦至水側丈夫有金瓶引水共飲後遂有身生而如人多肉濟假還秦懼見之内于盆中丈夫云兒

小未可得我去自衣即以絳囊盛時出與乳之時輒風雨鄰人見虹下其庭丈夫復少時来將兒去人見二虹出其家數年而来省母後秦適田見二虹於澗畏之須臾見丈夫云是我無所畏從此乃絶出神異傳

薛願

東晉義熙初晉陵薛願有虹飲其釜鬲噏響便竭願輦酒灌之隨投隨竭乃吐金滿器於是日益隆富出文樞竟要

劉義慶

宋長沙王道鄰子義慶在廣陵卧疾食粥次忽有白虹入室就飲其粥義慶擲器於階遂作風雨聲振於庭户良久不見出獨異志

首陽山

後魏明帝正光二年夏六月首陽山中有晩虹下飲於溪泉有樵人陽萬於嶺下見之良久化為女子年如十六七異之問不言乃告蒲津戍將宇文顯取之以聞明帝召入宫見其容貌姝美問云我天女也暫降人間帝

欲逼幸而色甚難復令左右擁抱聲如鐘磬化為虹而

上天出入廟窮經錄

韋皐

唐宰相韋臯鎮蜀嘗與賓客從事十餘人宴郡西亭暴風雨俄頃而霽方就食忽虹蜺自空而下直入庭垂首於筵韋與賓僚悖而退吸其食飲且盡首如驢霏然若晴霞狀紅碧相靄虛空五色四視左右久而方去公懼且惡之遂罷宴時故河南少尹豆盧署客于蜀亦列坐

因起曰公何為色憂乎曰吾聞虹蜺者妖沴之氣今宴方酣而沴氣止吾筵豈非怪之甚者乎吾竊懼此署曰㝠天下祥符也固不為人之怪耳夫虹蜺天使也降於邪則為戾降於正則為祥理宜然矣公正人也是宜為慶為祥敢以前賀於是具以帛書其語而獻公覽而喜後旬餘有詔就拜中書令出祥驗集

太平廣記卷三百九十六